

[中国古典小说]

# 儿女英雄传 二

清 | 文 康 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[中国古典小说]

# 儿女英雄传 二

清 | 文 康 著

李红岩 校点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## 第二十五回

### 何小姐证明守宫砂 安老翁讽诵列女传

这回书接着上回，表的是邓家父女不远千里而来，要给安公子、何小姐联姻，见安老爷替姑娘给他的父母何太翁、何夫人立了家庙，教他接续香烟，姑娘喜出望外，一时感激欢欣，五体投地。邓九公见他这番光景是发于至性，自己正在急于成全他的终身大事，更兼受了安老爷、安太太的重托，便要趁今日这个机缘，作了牵丝的月老，料姑娘情随性转，事无不成。不想才得开口，姑娘便说出“此话休提，免得搅散了今日这个道场，枉了他老夫妻二位一片深心，坏了我师徒三年义气”这几句话来。

这话要照姑娘平日，大约还不是这等说法，这还算安老爷、安太太一年的水磨工夫，才陶熔得姑娘这等幽娴贞静；又兼看着九公有个师徒分际，褚大娘子有个姐妹情肠，才得这样款款而谈。其实按俗话，这也就叫作“翻了”。

这一翻，安老爷、安太太为着自己的事自然不好说话。张太太是不会调停。褚大娘子虽是善谈，看了看今日这局面，姑娘这来头，不是连顽带笑便过得去的，只说了句：“妹妹，先不要着急，听我父亲慢慢的讲。”此外就是张老合褚一官，两个人早到厢房合公子攀谈去了。

安老爷见这位大媒才拿起一把蒲扇来，就轮圆里碰了这等一个大钉子，生怕卸了场，误了事，只得说道：“姑娘，论理，这话我却不好多

言，只是你也莫要错怪了九公。他的来意，正为着你师生的义气、我夫妻的深心，不要搅散了今日这个道场，所以才提到这句话。”

安老爷这一开口，原想姑娘心高气傲，不耐烦去详细领会邓九公的意思，所以先把这三句开场话儿作了个“破题儿”，好往下讲出个所以然来。那知此刻的姑娘，不是青云山合安老爷初次相见的姑娘了，才听安老爷说了这几句，便说道：“伯父，不必往下再谈了，这话我都明白。倒听我说：人生在世，含情负性，岂同草木无知？自从你我三家在青云山庄初会，直到如今，一年之久，承伯父母的深恩，我师傅合这褚家姐姐的厚意，那一时、那一事、那个去处、那个情节不是要保全我的性命，成就我的终身？我便是铁石心肠，也该知感知情，诸事听命。无奈我心里有难以告人的一段苦楚，纵让伯父母善体人情，一时也体不到此事。今至此，我也不得不说了。”

“想我自从一十六岁才有知识，便遭了纪献唐那贼为他那贼子纪多文求婚的一桩诧异，以至父亲持正拒婚，触恼那贼，坏了性命。我见父亲负屈含冤，都因我的婚姻而起，我从那日，便打了个终身守志永远不出闺门的主意，好给父亲争这口气。谁知那纪贼万恶滔天，既逼死我父亲，还放我母女不过，我所以才设法着人送了父亲灵柩回京，我自己便保着母亲逃到山东地面。”

“听说这九公老人家是位年高有德的诚实君子，血性英雄，我才去投奔他，为的是靠他这年纪、声名，替我女孩儿家作一个证明师傅，好叫世人知我母女不是来历不明。及至得了那座青云山栖身，我既不能靠着十个指头趁些银钱，换些担柴斗米；又不肯舍着这条身子作人奴婢，看人眉高眼低，却叫我把甚么奉养老母？论我所能的，就是我那把单刀。无法，只得就这条路上，我母女苟且图个生活。及至走了这条路，说不尽的风尘肮脏，龙蛇混杂，已就大不是女孩儿家的身份了。”

“纵说我这个心，心无可愧，见得天地鬼神；我这条身子，身未分明，就难免世人议论。因此我一到青云山庄，便禀明母亲，焚香告天，对天设誓，永不违人。请我母亲在我这右臂上点了一点‘守宫砂’，好容我单人独骑，夜去明来，趁几文没主儿的银钱，供给母亲的薪水。这

是我明心的实据，并非空口的推辞。此地并无外人，我这师傅是九十岁的人了，便是伯父你待我的恩情，也抵得个生身父母，不妨请看。”

姑娘一壁厢说着，一壁厢便把袖子高高的掬起，请大家验明。果见他那只右胳膊上点着指顶大旋圆必正的一点鲜红朱砂印记，作怪的是那点朱砂印记深深透入皮肉腠理，凭怎么样的擦抹盥洗，也不退一些颜色。

当下邓九公父女合张太太以至那些仆妇丫鬟看了，都不解是怎生一个讲究，只有安老夫妻心里明白，看着不禁又惊又喜，又疼又爱。

你道他这番惊喜疼爱从何而来？原来他老夫妻看准姑娘的性情纯正，心地光明，虽是埋没风尘，倒像形踪诡秘，其实信得及他这朵妙法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真有个“磨而不磷、涅而不缁”的光景。只是要娶到家来作个媳妇，世上这般双瞳如豆、一叶迷山的，以至糊涂下人，又有几个深明大义的呢？心里未尝不虑到日后有个人说长道短，众口难调。只是他二位是一片仁厚心肠，只感念姑娘救了自己的儿子，延了安家的宗祀，大处着眼，便不忍吹求到此。如今见姑娘小小年纪，早存了这段苦志深心，他老夫妻更觉出于意料之外，不禁四目相关，点头赞叹。只这番赞叹，把姑娘个宛转拒婚的心思，益发作成了他老夫妻的求亲张本。这便叫“事由天定，岂在人为”。

闲话少说。却说玉凤姑娘证明他那点“守宫砂”，依然放好袖子，褪进手去，对安老爷、安太太说道：“我这番举动，也就如古人的‘卧薪尝胆’、‘吞炭漆身’一般。原想等终了母亲的天年，雪了父亲的大恨，我把这口气也交还太空，便算了了我这生的事业，那时叫世人知我冰清玉洁，来去分明，也原谅我这不守闺门是出于万分无奈，不曾玷辱门庭。不想母亲故后，正待去报父仇，也是天不绝人，便遇见你这义重恩深的伯父、伯母合我师傅父女两人，同心合意，费了无限精神，成全得我何玉凤祸转为福，死里求生，合葬双亲，重归故土。便是俗语也道得个‘猫儿狗儿识温存’，我何玉凤那时若一定不跟你二位老人家回京，便是不识温存，不如畜类。所以我才预先说明，到京葬亲之后，只求伯父你给我寻座小小的庙儿，近着我父母的坟茔，息影偷生，完成素

志。如今承伯父不枉了我栖身庙宇这句话，特特的给我父母立了这座家庙，不但我身有所归，便是我的双亲也神有所托。这是一片良工苦心，这才叫作‘义重如山，恩深似海’！便算你二位老人家念我搭救你家公子那点微劳，也足足的报过来了。至于人世‘姻缘’两字，久已与我何玉凤无干。便是谕旨纶音，也须原谅个‘人各有志’，更不必再讲到你令郎公子身上了。想来伯父母定该可怜我这苦情，不疑我是推却。”

姑娘这段话说了个知甘苦，近情理，并且说得心平气和，委屈宛转，迥不是前番在青云山那输理不输嘴、输嘴不输气的样子。要照这等看起来，敢是今日安老夫妻、邓家父女四人作的这桩事，竟大大的有些欠斟酌。从来问名纳采，古礼昭昭，便是“爱亲作亲”罢，也得循乎礼法，岂有趁人家有事宗庙的这天，大家伙子挤在一处，当面鼓，对面锣，就合人家本人儿嘈嘈说起亲来的？便是段小说，也就作的无理，何况是桩实事！然而细按下去，却也有个道理。

书里交代过的，安老爷当日的本意，只要保全这位姑娘，给他立命安身，好完他的终身大事，这段姻缘并不曾打算到公子身上。因邓九公父女一心向热，定要给公子联姻，成就这段如花美眷的姻缘。再加上媳妇张金凤，因姑娘当日给他作成这段良缘，奉着这等二位恩勤备至的翁姑，伴着这等一个才貌双全的夫婿，饮水思源，打算自己当日受了八两，此时定要还他半斤；他当日种的是瓜，此时断不肯还他豆子；今生一定要合他花开并蒂，蚌孕双珠，才得心满意足。在安老夫妻，也非不知此刻事事给他办得完全，将他聘到别家才是公心，娶到自家便成私心。转念一想，既要成全他到底，与其聘到别家，万一弄得有始无终，莫如娶到我家，转觉可期一劳永逸。所以才大家意见相同，计议停当，只在今日须是如此如此。

然则他四位之中，如安老爷的学问见识，安太太的精明操持，邓九公的阅历，褚大娘子的积伶，岂不深知姑娘的性儿？怎的就肯这等冒冒失失的提将起来？这也有个原故。在邓家父女一边，是服定了安老爷了，觉得我这把弟、我那二叔的本领，慢说一个十三妹，就让捆上十个十三妹，也不怕弄他不转。在安老夫妻这边，是见姑娘在青云山庄经了

那番开导，在船上又受了一路温存，到京里更经了一年作养，近来看姑娘那举止言谈，早把冷森森的一团秋气化成了和霭霭的满面春风，认定了姑娘是个性情中人，所以也把性情来感动他——给他父母安葬，便叫公子扶椽代劳；给他父母立祠，也叫公子捧主代劳。料想他性动情移，断无不肯俯就之理。再经邓九公年高有德，出来作这个大媒，姑娘纵然不便一诺千金，一定是两心相印；到了两心相印，止要姑娘眼皮儿一低，腮颊儿一热，含羞不语，这门亲事就算定规了。

至于姑娘当日在青云山庄，因他父亲为他的姻事含冤负屈，焚香告天，臂上点了“守宫砂”，对天设誓永不适人的这个隐情，便是佟舅太太合他同床睡了将及一年，他的乳母丫鬟贴身服侍他更衣洗浴，尚且不知，这安老夫妻、邓家父女四位怎的晓得？所以弄到这边邓老头儿才拿起那把冰斧来，一斧子就碰在钉子上，卷了刃了！那边安老先生见风头不顺，正待破釜沉舟，讲一篇澈底澄清的大道理，将作了个“破题儿”，又早被姑娘接过话来，滔滔不断的一套，把他四位凑起来二百多周儿、量了将及一年的一个透鲜的招儿，说了个隔肠如见！

安老爷听罢，心里暗道：“这姑娘的见解，虽说愚忠愚孝，其实可敬可怜。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场中，断无中止的理。治病寻源，他这病源全在痛亲而不知慰亲，守志而不知继志，所以才把个见识弄左了。要不急脉缓受，且把邓翁的话撇开，先治他这个病源，只怕越说越左。”

因向姑娘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姑娘，你这片至诚，我却影响不知，无怪你方才拒绝九公。如今九公这话且作缓商。但是你这番举动，虽不失儿女孝心，却不合伦常至理。《经》云：‘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乾坤定而后地平天成；女大须嫁，男大须婚，男女别而后夫义妇顺。’这是大圣大贤的大经大法，不同那愚夫愚妇的愚孝愚忠。何况古人明明道着个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，又道：‘女子，从人者也。’你这永不适人的主见，我窃以为断断不可。

“你是个名门闺秀，也曾读过诗书，你只就史鉴上几个眼前的有名女子看去：讲孝女，如汉淳于意的女儿缙萦上书救父，郑义宗的妻子卢氏冒刃卫姑；讲贤女，如晋陶侃的母亲湛氏截发留宾，周颙的母亲李氏

具饌供客；讲烈女，如韩重成的女儿玖英保身投粪，张叔明的妹子陈仲妇遇贼投崖；讲节女，如五代时王凝的妻子李氏持斧断臂，季汉曹文叔的妻子引刀割鼻；讲才女，如汉班固的妹子曹大家续成汉史，蔡邕的女儿文姬誊写赐书；讲杰女，如韩夫人的助夫破虏，木兰的代父从军；以至戴良之女练裳竹篙，梁鸿之妻裙布荆钗，也称得个贤女。

“这班人，才、德、贤、孝、节、烈、智、勇，无般不有，只不曾听见个父死含冤、终身不嫁的。这是甚么原故？也不过为着伦常所关，必君臣、父子、夫妇，三纲不绝，才得高、曾、祖、父、身、子、孙、曾、玄九伦不致。假若永不适人，岂不先于伦常有碍？”

安老爷这一套老道学话儿，算起楞见线，四方到尽头儿了。无论你怎的笑他迂腐，要驳他，却一个字驳他不倒。

姑娘一听，也知安老爷是一团化解自己的意思，无如他的主意是拿了个老道，转毫不用一丝盛气凌人，只淡淡的笑道：“伯父讲的这些话，怎生不曾听得这班人以前，又有一班人作过这些事？想也是从他作起。这‘永不适人’，便从我何玉凤作起，又有何不可？”

列公，我说书的曾经听见老辈说过一句阅历话，道是：“越是京城首善之地，越不出息人。”只看这位姑娘才在此京城住了几天儿，不是他从前那“丁是丁，卯是卯”的行径，已经学会了皮子了。岂知眼前这桩事，他只顾一闹皮子，可只怕安老爷就难免受窄！

话休絮烦。却说安老爷料着姑娘不受这话，定有一番雄辩高谈，看他怎的说法，再合他说到本地风光，设法擒题。不想姑娘闹了个皮子，蔫蔫儿的受了，自己倒出乎意外，一时抓不着话岔儿。

邓九公旁边一看，急了。你道他因甚的着急？他此来本是一片血心，这头儿要卫顾把弟，那头儿要成全徒弟，再不料一开口，先受了那么几句厌话，闹了个两头儿都对不住，算是栽了个悬梁子的大筋斗。这一栽，他觉得比当日在人轮子里栽在海马周三跟前还露着砢礮。只羞得他那张老脸紫里透红，红里透紫，两眼圆睁，满头大汗，把帽子往上推了一推，两只手不住的往下掬汗。及至听安老爷接上话了，料着安老爷定有几句吃紧的话问得住姑娘，不想安老爷不过合他闹了会子“之乎者



也”，倒背了有大半本《列女传》，渐渐的话有些钉不住姑娘，大不是前番青云山的样子了，再照这么闹会子文诌诌，大事不散了吗？因此他不容安老爷往下分说，便向玉凤姑娘道：“姑娘，你这话不是这么说。俗语说的好，‘在家从父，嫁从夫’，是个娘儿们，没说一辈子不出嫁的。再说，这桩事也不是一天儿半天儿的话了，我实告诉你说罢。”

说着，他便把他合安老爷当日笔谈的那天，他女儿怎的忽然提亲，他怎的立刻就要作媒，安老爷怎的料定姑娘不肯，恐致误事，拦他先莫提起，且等姑娘回京服满之后再看机会的话，一直说到他父女今日怎的特来作媒，向玉凤姑娘告诉了一遍。

告诉完了，重新又叫声“姑娘”，说：“你瞧，凭他怎么样，师傅比你晒日头晒儿，看三星儿，也多经了七十多年了，师傅的话没错的。无论你当日对天焚香起的是甚么重誓，都应在师傅身上了，你说好不好？你只依着师傅这话，就算给师傅圆上这个脸了。”一段话，说了个乱糟糟，驴唇不对马嘴，更来的不着要！把个褚大娘子急得搓手，忙拦他说：“你老人家不要着急，这可是急不来的事。事款则圆。”饶是那等拦他，他还是把一肚子话可桶儿的都倒出来。

玉凤姑娘一听，心里一想：“照这话说起来，这又不是青山山假西宾的样子，我索性被他们当面装了去了吗？看这局面，连张家夫妻母女三人只怕也通同一气。别人犹可，我只恨张金凤这个小人儿没良心！当日我在深山古庙给他联姻，我是何等开心见诚的待他，今日的事，怎的他连个信儿也不先透给我？更可气的是我那干娘，跟了我将及一年，时刻不离，可巧今日有事不在跟前，剩了我一个人儿，叫我合他们怎生打这个交道？”心里越想越气，才待要翻，又转念一想：“使不得，便是他们都是有心算计我，人家安伯父、安伯母二位老人家，不是容易，把我母女死的活的才护送回乡，况且我父亲的灵柩，人家放在自己的坟上，守护了这几年了，难道他从那时候就算计我来着不成？何况人家为我父母立莹安葬，盖祠奉祀，这是何等恩情！岂可一笔抹倒？就是我这师傅，不辞年高路远，拖男带女而来，他也是为好。更何况今日我既有了一座祠堂，这里便是我的家了，自我无礼，断断不可。还用好言合他

们讲礼，凭他万语千言，只买不转我一个，不就结了？”

姑娘主意已定，他便把一脸怒容强变作一团冷笑，向邓九公道：“师傅，你老人家怎的只知顾你的脸面，不知顾我的心迹？人各有志，不可相强。即如我安伯父方才的话，岂不是万人驳不动的大道理？但是一个人存了这片心，说了这句话，岂可丝毫摇动？假如我这心、我这话，可以摇动，当日我救这位公子的时候，在悦来店也曾合他共坐长谈，在能仁寺也曾合他深更独对，那时我便学了那班才子佳人的故套，自订终身，又谁来管我？我为甚么把个眼前姻缘，双手送给个萍水相逢、素昧平生的张金凤？只这一节，便是我提笔画押的一件亲供，众人有目共照的一面镜子。师傅，你就不必再絮叨了。”

邓九公道：“照姑娘你这么说起来，我们爷儿们今日大远的跑了来干甚么来了？”老头儿这句话来的更乏！

书里表过的，这邓九公虽是粗豪，却也是个久经大敌的老手，怎生会说出这等一句没气力的话来？原来他心里还憋着一桩事。他此来打算说成了姑娘这桩好事，还有一分阔礼帮箱，此时憋在心里密而不宣，要等亲事说成，当面一送，作这么大大的一个好看儿。不想这话越说越远，就急出他这句乏的来了。

姑娘听了这话，倒不见怪，只说道：“你老人家今日算来看我，我也领情；算为我父母的事，我更领情；要说为方才这句话来的，我不但不领情，还要怪你老人家的大错。”邓九公哈哈大笑道：“师傅又错了？师傅错了，你薙师傅的胡子好不好？”

姑娘道：“我这话从何说起呢？你老人家合我相处，到底比我这伯父、伯母在先，吃紧的地方儿，你老人家不帮我说句话儿罢了，怎的倒拿我在人家跟前送起人情来？这岂不大错？再说，今日这局面，也不是说这句话的日子，怎么就把你老人家急得这样‘钦此钦遵’，倒像非立刻施行不可？你老人家也该想想，便是不曾有对天设誓、永不适人的这节事，这话先有五不可行。”

褚大娘子才要答话，安老爷是听了半日，好容易捉着姑娘一个缝子，可不撒手了，连忙问道：“姑娘，你倒是那五不可行？”姑娘道：

“第一，无父母之命，不可行；第二，无媒妁之言，不可行；三无庚帖，四无红定，更不可行；到了第五，我伶仃一身，寄人篱下，没有寸丝片纸的赔送，尤其不可行。纵说五件都有，这话向我一个立誓‘永不违人’的人来说，正是‘合金刚让座，对石佛谈禅’，再也休想弄得圆通，说得明白了。”

安老爷道：“姑娘，你须知那金刚也有个不忍，石佛也有时点头。何况你说的这五桩，桩桩皆有。”因指着他父母的神龛道：“你看，这岂不是你父母之命？”又指着邓家父女合张亲家太太道：“你看，这岂不是你媒妁之言？你要问你的庚帖，只问我老夫妻。你要问你的红定，却只问你的父母。至于赔送，姑娘，你有的不多，却也不到得并无寸丝片纸，待我来说与你听。”

安老爷这话就如对策一样，才不过作了个策帽儿，还不曾一条条对起来呢。姑娘听了，先就有些不耐烦。邓九公又在一旁拍手道：“好哇，好哇！我看姑娘这还说甚么！”安太太恐姑娘着恼，便拉着他的手说：“不要着急，慢慢的说着，就有个头绪了。”褚大娘子道：“正是这话。好妹子，你只记着我当日合你说的‘老家儿说话再没错的’那句话，还是老家儿怎么说，咱们怎么依着。”

姑娘一看这光景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是要“齐下虎牢关”的来派了。他倒也不着恼，也不动气，倒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伯父不必讲了。你二位老人家从五更头闹到此时，也该乏了。我师傅合褚大姐姐大远的跑到这里，也着实辛苦了。竟请伯父、张亲家爹陪了我师傅合褚大姐夫前边坐去，我同伯母合妈妈也陪了褚大姐姐到厢房说些闲话。你我大家离了这个所在，揭过这篇儿去，方才的话再也休提。如不见谅，我抄总儿说一句：泰山可撼，北斗可移，我这条心、这句话断不能改！我言尽于此，更不再谈。凭你大家万语千言，却莫怪我不答一字。”说着，只见他退了两步，果然照褚大娘子前番说的那光景，把小眼皮儿一搭撒，小脸儿一括搭，小腮帮子儿一鼓，抄着两只手在桌儿边一靠，凭你是谁，凭你是怎样合他说着，再也休想他开一开口。这事可糟了，糟狠了！糟的没底儿了！

列公，你道“两好并一好，爱亲才作亲”，“一家不成，两家现在”，何至于就糟到如此？

原来今日这桩事果然说成，不是还有个十天八天、三月两月的耽搁。只因安老爷一愁姑娘难于说话，二愁姑娘夜长梦多，果然一言为定，那问名、纳采、行聘、送妆，都在今日这一天。只在今日酉时，阴阳不将，天月二德，便要迎娶过门了。此刻这里虽是这等一个清净坛场，前头早已结彩悬灯，排筵设宴，吹鼓手、厨茶房，以致宾相伴娘，家人仆妇，一个个擦拳磨掌，吊胆提心的，只等姑娘一句话应了声，立刻就要鼓乐喧天，欢声匝地，连那顶八人猩红喜轿早已亮在前面正房当院子了。安老爷、安太太虽不曾请得外客，也有好几位得意门生、同心至好，以至近些的亲友本家，都衣冠齐楚的在前边张罗，候着贺喜。

不想姑娘这个当儿，拿出那老不言语的看家本事来，请问这一啣嚼串儿，叫安老爷一家怎生见人？邓、褚两家怎的回去？便是张老夫妻那逢山朝顶、见庙磕头，合一年三百六十日的白斋，那天才是个了愿？至于安公子空吧嗒了几个月的嘴，今日之下，把只煮熟的鸭子飞了，又叫张金凤怎的对他的玉郎？又叫何玉凤此后怎的往下再处？你道糟也不糟？此犹其小焉者也。便是我说书的说到这里，就算二十五回团圆了，听书的又如何肯善罢干休？那可就叫作整本的《糟糕传》，还讲甚么《儿女英雄传》呢？

列公不须焦躁，你只看那安水心先生是何等心胸本领，岂有想不到这里，不防这一着的理？然则他何不一开口，就照在青云山口似悬河的那派谈锋，也不愁那姑娘不低首下心的心服首肯。怎的又合他皮松肉紧的谈了会子道学，又指东说西的打了会子闷葫芦呢？这便叫作“逞游谈，易；发庄论，难”。当日在青云山是先要笼络住这姑娘，不得不用些权术；今日在此地是定要成全这姑娘，不能不纯用正经。既讲到舍权用经，凡一切诙谐话、优俳话、譬喻话、影射话，都用不着。

再说安老爷本是个端方厚重的长者，少一时，坐在堂前就要作姑娘的阿翁了，一片慈祥，虽望着姑娘心回意转，却绝不肯逼得姑娘理屈词穷，他心里却早有了个成算。及至见姑娘话完告退，不则一声，老爷便

两眼望着太太道：“太太，你听，姑娘终改不了这本来至性，你我倒枉用了这番妄想痴心。这便怎样才好？”安太太似笑非笑、似叹非叹的应了一声，老夫妻两个四只眼睛一齐望着媳妇张金凤。

张金凤见公婆递过眼色来，便越众出班的道：“今日这事，算我家一桩大事，公婆、父母都在前头，再说九公合褚大姐姐是客，又专为这事而来，却没媳妇说话的份儿。但是我姐姐的性格儿，我知道，他但是肯，不用人求；他果然不肯，求也无益。公公不必往下再说了，竟依着我姐姐的话，真个陪九公到前头坐去。让媳妇问问姐姐，或者我姐姐还有甚么不得已的苦衷，说不出的私话，也不可不知。我们女孩对女孩儿，没个碍口难说的，只怕倒说的到一处。便是婆婆合妈妈在这里陪着褚大姐姐，正好谈谈这一年不见的闲话儿，也不必费心劳神。这事竟全责成在媳妇身上，公婆想着如何？”

安太太先就说：“你小人儿家可有多大能耐呢？要作这么大事！你能吗？”安老爷摇着头道：“媳妇！你看我两个老人家，处在这要进不能、要退不可的去处，得你来接过我们这个担子去，我们岂不愿意？但是这桩事的任大责重，你却比不得我同九公。我两个作不成，大家不过说一句这事想的不仔细，作的不周全。你一个作不成，有等知道的，道是你姐姐深心执性；有等不知道的，还道是你本就不曾尽心，不曾着力，有心败事，无意成功。倘被亲友中传说开去，你小小年纪，这个名儿却怎生担得起？”

他翁媳两个这阵真话儿假说着，假话儿真说着，也不知是他家搭就了的伏地扣子哟，也不知是那燕北闲人因张金凤从第七回出名，直到第二十五回，虽是逐回的露面登场，总不曾作到他的正传文章，写得他出色。如今且不去管他。

再说何玉凤先听得张姑娘说他“但是肯的，不必人求；果然不肯，求也无益”，不觉暗喜道：“到底还是他知道我些甘苦！”及至听他说到也不劳公婆父母，也不用褚家大娘，只把这事责成在他身上这些话，姑娘又不禁转喜为怒起来，暗道：“好个小金凤儿！难道连你也要合我嚼破嚼不成？果然如此，可算你‘猴儿拉稀——小人儿坏了肠子’了！”

少停你不奈何我便罢，你少要奈何我一奈何，我也顾不得那叫情、那叫义，我要不起根发脚，把你我从能仁寺见面起的情由，都给你当着人抖搂出来，问你个白瞪白瞪的，我就白闯出个十三妹来了！”想罢，依然坐在那里，一声儿不哼。

张金凤分明看见姑娘那番神情，只不在意，他依然答应公婆道：“媳妇岂不知公婆这层怜惜媳妇的心？只是九公同褚大姐姐合姐姐说，姐姐不容说；公婆合姐姐说，姐姐又不容说；我爹妈在此，更不能说；倒有个能说会道的舅母呢，今日偏又不在这里；媳妇若再袖手旁观，难道真个的今日这桩事就这等罢了不成？慢说媳妇受些冤枉谈论，便触恼了姐姐，随姐姐怎样，媳妇也甘心情愿。公公只管安坐前厅，静听消息，让媳妇这里求姐姐，磨姐姐，央及姐姐。幸而说得成，不敢领公婆的赏赐；万一说不成，再受公婆的责罚。”安老爷听到这里，只合太太说了声：“太太，我们也只得如此。”说完，拉了邓九公，头也不回竟自去了。

何玉凤看了，越想越气，他在那里梗梗着个小脖颈儿，撑着两个小鼻翅儿，挺着腰板儿，双手扶定克膝盖盖儿，拗马横枪，只等张金凤过来说话，打算等他一开口，先给他个下马威。那知人家更不过来，只见他站在当地，向那群婆儿丫头说道：“你们是听住了热闹儿了？瞧瞧，褚大姑奶奶合二位太太的茶也不知道换一换，烟也不装一袋。也这么给姑娘热热儿的倒碗茶来。”众人听了，忙着分头去倒茶。

倒了茶来，他便先端了一碗，亲自捧到姑娘跟前，说：“姐姐，喝点儿茶。”姑娘欲待不理，想了想，这是在自己家祠堂里，礼上真写不过去，没办法，站起身来，干了人家一句，说了六个大字，道是：“多礼，我不敢当。”张金凤也只作个不理睬，回身便给褚大娘子装了袋烟。褚大娘子道：“妹子，请坐罢，怎么只是劳动起你来了？”张金凤笑道：“我到你家，你怎么服侍我来着呢？”说着，又给婆婆递了袋烟。

安太太一手接烟袋，只扬着脸，皱着眉，望着他长出气。张姑娘但低头微笑，然后才给他母亲装烟。到了给他母亲装烟，他却不是照那等抽着了，用小绢子擦干净了烟袋嘴儿，闪着身子，把烟袋锅儿顺在左

边，烟袋嘴儿让在右边儿，折胸伏背的那等递法儿了。他装好了烟，却用左手拿着烟袋，右手拿着香火，说：“你老人家自己点罢。”原故，并不是他闹姑奶奶脾气，亲家太太那根烟袋实在又辣又臭，恶歹子难抽。

只见那张太太愁眉苦眼的向他道：“姑奶奶，你别闹了。你瞧，这还有甚么心肠抽这烟呢？”张金凤道：“妈不吃会子烟，这亲就说成了？就让你老人家再许三百六十天的不动烟火，不成还是不成啊！”说的褚大娘子合安太太掩口而笑。姑娘听了，益发不受用。

又听安太太吩咐道：“你们也给你大奶奶装袋烟儿。”因合张金凤道：“你有甚么话，只管坐在那里合姐姐说。”张金凤答应一声，过去便挨着玉凤姑娘坐好。恰好华嬷嬷送上一碗茶来，张姑娘接过茶来，一壁厢喝着，一壁厢目不转睛的只看着那碗里的茶想主意。

一时喝完了茶，柳条儿又装上烟来，因见太太在上面坐着，他便隐着烟袋，递给他家大奶奶。张姑娘接过来，不敢当着婆婆公然就啐烟儿，便顺在身旁，回过头去抽了两口，又扭着头喷净了口里的烟，便把烟袋递给跟人，暗暗的摇摇头，说：“不要了。”从来造就人材是天下第一件难事，不懂一个北村里的怯闺女，怎的到了安太太手里才得一年，就会把他调理到如此！

却说张姑娘正待说话，只听婆婆那里吩咐晋升女人道：“你告诉院子里听差的那几个小厮，此时无事，先叫他们出去，等用着再叫。他们那里是听差？都贪着听热闹儿呢。就连你们也可以换替着在这里伺候。那供桌上的蜡尽了，先不用换呢。”大家答应了一声，忙去传话。

张姑娘这才把身子向玉凤姑娘斜签着坐了，未从开口，先和容悦色、低声下气的叫了声“姐姐”。只见姑娘把眼皮儿往上一闪，冰冷的一副面孔，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只这第一句，这亲就不像个说的成的样子！张金凤道：“姐姐，我可敢‘怎么样’呢？我只劝姐姐先消消气儿，妹子另有几句肺腑之谈要合姐姐从长细讲。”这正是：

千红万紫着花未，先听莺声上柳条。

要知那张金凤合何玉凤怎的个开谈，这亲事到底说得成也不成，下回书交代。

## 第二十六回

慧心相印顿悟良缘  
灿舌如花立消侠气

这回书不及多余交代，便讲何玉凤他听得张金凤对他说另有几句肺腑之谈，待要合他从长细讲，他便把那一脸怒气略略的放缓了三分，依旧搭撒着眼皮儿，说道：“你若果然有成全我的心，卫顾我的话，就请说；要还是方才伯父合九公说的那套，我都听见了，也明白了，免开尊口！”

张金凤笑道：“姐姐又来了。难道姐姐没听见公婆怎的吩咐我，我怎的回禀公婆？妹子此时除了这话，还有甚么合姐姐说的？只是妹子说的虽是这套话，却合公公说的有些不同。打头公公说的姐姐‘永不出嫁，断使不得’的这句话，妹子此时更不必向姐姐再问原故，合姐姐再讲道理，只知这事是断使不得，得遵着公公的话定了。至于妹子又晓得些甚么，说起来可不能像公公讲的那样圆和宛转，这里头万一有一半句不知深浅的话，还得求姐姐原谅妹子个糊涂，耽待妹子个小。便是姐姐不原谅妹子，不耽待妹子，那怕姐姐就打两下子、骂两句都使得，可不许装糊涂不言语。就让姐姐装糊涂不言语，我可也是‘打破沙锅璜到底’，问明白了，我好去回我公婆的话。这话得先讲在里头。”姑娘这么一听，他这话来的比自己还皮子，只得绷着个盘儿，说道：“既如此，请教。”

张金凤道：“姐姐既要我说，你我这些烦文散话都收起来，咱们只



讲实在的。讲实在的，第一，姐姐得看九公这位老人家。姐姐要知道，人家是九十岁的老人家了。他老人家要不为给姐姐提亲这桩事，大约从今日到他庆二百岁，也不肯大远的往京里跑这趟。就算褚大姐姐夫妻二位合你我同辈，为姐妹都是该的，他两个自然也为这九十岁的老人家跑上千里的地，作儿女的不放心，所以才跟了他老人家来。姐姐替他两个想想，一路服侍这么一位老人家，晓行夜住，渴饮饥餐，人家得悬多少心，费多大神？通共算起来，人家都是为姐姐一个人儿呀。

“再说，姐姐就得看我公婆。我公公去年遭了那等不顺的事，无原无故，只为不会巴结上司，丢了官，惹了气，变了产，破了财，还在县监里坐了两个月，出来依然是满面精神、无烦无恼。据婆婆说，脸面儿比在外头倒胖了。自从心里有了姐姐这件事，今年倒露清减了许多，腰里的带子是我新近缝的，比去年搏进一寸多去了。我婆婆去年这时候合姐姐初次见面的时候，姐姐还该记得真，说起是四鬓刀裁的，自从心里有了姐姐这件事，这些日子，左右鬓角儿上竟有十几根白头发了。这也都是为姐姐。

“讲到我爹妈，却不曾在姐姐跟前有甚么大好处。只我妈从去年一口白斋直吃到今日，近来更添了半夜里起来烧‘子时香’。这个样儿的冷天，直赳赳的跪在风地里，举着箍香，一面烧香，一面磕头，一直等手里的香尽了才站起来。姐姐在里间屋里跟着舅母睡，大约就未必知道。姐姐只想，我心疼不心疼？我爹是每月初一一趟前门关帝庙，十五一趟前门菩萨庙。这要在内城住，出趟前门可费甚么呢？姐姐想，从这里去，这是多远道儿？他老人家是风雨无阻，步行去，步行回来，还带着来回不吃一口东西，不喝一点儿水，嘴里不住声儿的念佛。这也都是为姐姐。

“我只想着，姐姐万事都不必讲，只看这五位老人家份上，无论有甚么样的为难，是怎么样的受屈，不必等妹子求，姐姐也该没的说了。姐姐若果然没的说，妹子往下千言万语都不必提，只给姐姐磕头，回复了公婆，就完了事了。”

这张金凤第一段话，主意就来得不弱。只因他一眼看定了姑娘是个